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民俗、民間文學影印資料之壹
下冊

李家瑞 編

北平風俗類徵

W

北平風俗類徵

李家瑞 編

民俗、民間文學影印資料之
書
下冊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書章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器用

石器
煨炕

燕山石出水中，名「奪玉」，瑩白，堅而溫潤，土人琢爲器物，頗亂真。（石譜）

朱弁炕寢詩：「風土南北殊，習尚非一躅，出疆雖仗節，入國暫同俗。淹留歲再殘，朔雪滿崖谷。禦冬貂裘敝，一炕且踞伏。西山石爲薪，黝色驚射目，方熾絕可邇，將盡還自續。飛湧湧元雲，焰焰積紅玉，稍疑雷出地，又似風薄木。誰客鼠棲冰，信是龍銜燭。陽曦助喘息，未害搖空腹。惠氣生袴襦，仍工展拳足。豈惟脫膚鱗，兼復平體粟。負暄那用詫，執熱定思沃。收功在歲寒，較德比時燠。雖餘炙手焰，寧有爛額酷。矧當凝冰辰，炎帝獨回轂。元冥真退聽，祝融端可錄。嗟予亦何者，萬里歌黃鵠！偃仰對牕扉，妍煖謝衾褥。壯懷羞寵媚，晚悟笑突曲。因思墮指人，暴露苦皸瘃，頻年未解甲，蹈此鋒刃毒。遙知革輅中，肝食安豆粥。陪臣將命來，意懇誠亦篤，有奇不能吐，何術止南牧。君心想更切，臣罪何由贖。此身雖自溫，此志轉煩促，論武貴止戈，天必從人欲。安得四海春，永作蒼生福。聊擬少陵翁，秋風賦茅屋。」（見中州集）

宮友鹿煖炕詩：「朔野號天風，射我玉肌粟。朝出狐謀裘，夜臥鷺拳足。脛縮被生稜，半牀未嫌促。譬以地賂秦，尺寸不可復。巧者一何巧？置塾定方幅。東西依兩垣，寬平半橫屋。北戶墻嚴威，南榮就朝旭。最宜列高牕，取便寫文牘。朝治夕以成，稱名混土俗。繚之青蘆灰，緣以白文木。施簾有餘地，兩端置箱籠。不因徐孺懸，難容孟叟跼。朝客躡履升，文茵疊方褥。蓐食憐淮陰，長跼笑籍福。瓦溝馳炎官，花磚隱回祿。文明耀地中，象取明夷畫。挾纊難比溫，吹葭未云速。壁燈滴香穗，頂棚燥葦束。借煖活花卉，收煙種菜蔬。凍蝟跂若行，寒蠅癢不伏。誰嘲竈下養，此非厝薪宿。惡臥兒不啼，吉夢婦頻卜。紙窗捲風簾，非煙散遙矚。市聲穿枕來，鬧坊賣漿粥。爬羅出餘燼，透露發新燭。棄灰當途高，秦法不可督。福過易生災，寵多乃延辱。炙手詎足誇，熱中亦宜沃。坂或名頭痛，國如驍身毒。飲冰消煩心，嚙水豁矇目。袖新冷翠釜，炙

涼一反覆。我作煖炕詩，主文寄忠告。」（恕堂甲乙遊草）

北人以土爲牀，而空其下以發火，謂之炕。（日知錄）

彭孫貽帝京十二詠炕詩：『游戲鳳城中，向夕投棲止，所遇咸土床，瓠甕以作第。空懷荒蕈夢，徒有形骸累。曲肱驚枕石，企脚虞觸趾。身非雪窖人，凶塊空坑委。著火更焚和，重茵尙如燬。必也條侯健，堅臥能不起。惆悵溫柔鄉，先生且休矣。』（茗齋集）

燕地苦寒，寢者不以牀以炕，室無東西南北，炕必近前榮，貧家一廛，衾枕之外卽街巷，婦人安坐炕上，市販者至，湯餅肴藪，傳食於牕牖中，或竟日不作屢屨之炊也。（薊邱雜抄）

燕齊之俗，人家土炕，多近牕牖，疑古亦然。（羣經別解）

尤西堂偶見詩：『炊無曲突臥無牀，砌得磚爐近炕旁。少婦日高猶懶起，擁衾側臥煮羹湯。』（四堂小草）

燕地苦寒，寢者俱以火炕，炕必有牆，牆有窗戶，貧家無隙地，衾枕之外卽街道矣。婦人眠炕上，聽有賣湯餅肴核過者，卽於窗戶傳入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京師火炕，燒石炭，往往薰人中毒，多至死者。（茶餘客話）

燕地苦寒，冬時比戶皆臥熱炕，西山之煤價不甚昂，頗獲利濟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清宣宗火炕詩：『花氈細布擅奇工，暗爇松枝地底烘，靜坐祇疑春煦育，閒眠常覺體冲融。形參烏道層層接，理悟羊腸面面通。薦以文裯饒雅趣，一堂暖氣著簾櫳。』（養正書屋全集）

北人以土爲牀，而空其下，以置火，名之曰「炕」。（兩般秋雨庵隨筆）

方朔暖炕詩有云：『燕山之寒南所無，十月重裘已擁狐，白日乘風面似割，夜氣一肅尤徹膚。欲臥又畏衾似鐵，獨坐往往依紅鑪。主人慰予勿復爾，有炕胡不生火乎？予初恐熱且蒸濕，快意不妨圖須臾。版坑三尺掘至地，磚門八

眼罩

寸開如窰，石炭布滿木炭引，俄一發處光騰舒。覆以石塊使之下，地風盛扇地火噓。始猶直入響習習，繼乃橫出煙徐徐；三出三入熱已徧，美哉衾枕皆溫如。乍探曲躬既可免，再眠肌粟尤能除。三更轉嗽略爲渴，幾次將痰消成酥。美滿飽得歡喜乍，一夢不知遊華胥。」（金臺游學草）

北方居民，室中皆有火炕，入門脫履而登，坐於炕，夜則去之，即以薦臥具。（清神類鈔）

幽燕沙漠之地，風起則沙塵漲天，有鬼眼睛者，以魷爲之，嵌於眼上，仍以青皂帛繫於頭上。（析津志）

王世貞眼罩詩：「短短一尺絹，占斷長安色；如何眼底人，對面不相識。」（弇州山人稿）

正陽門前多買眼罩，輕紗爲之，蓋以蔽烈日風沙。勝國舊例，遷客辭闕時，以眼紗蒙面，今則無所忌也。（水曹清暇

錄）

平光眼鏡，大抵以避風沙之侵入目中爲用者也，京師則有以魷爲之者，略如普通之眼鏡，曰「鬼眼睛。」（清神

類鈔）

黃土

也。（果齊集）

梁家園舊城，今其城僅存土耳，甃皆爲人取去，其土皆真黃土，人取之和煤炭以燒，亦有卽之作墓者，以其高堅世所用雜盛蔬菜器，以竹木爲質，而文以漆，中分四格，或三或五，謂之「春標」，今都下標格，以鄞徽爲著。（宙

載）

蘆葦通一物，北人以水旁下濕處生者爲葦，其細不及指；人家園池間所植者爲蘆，其幹差大，深碧色者爲碧蘆。

（丹鉛錄）

燕古惟以幽名，迨元有神臂柱子之弓，神鳳摺疊之弩，筋蹄翎根之鎧，象掌躍圈之甲。（燕史）

余於嘉靖中，見在都一二翰林，有乘兩人肩輿出城飲宴者，以爲怪事，至萬曆甲戌，郎署往往有之，不復以爲異

乘輿

兵器

蘆葦

標格

矣，同寮二三少卿，至乘四人肩輿，開路，出西北郭門，無有問之者矣。（臚不臚錄）

長安中首着冷官，非鞍轡、肩輿、腰扇，固不出矣。今即幕屬小官，絕無策騎者，有之，必且爲道旁所擲。憶戊戌己亥間，余在京師，猶騎馬，後壬寅入都，則人人皆小肩輿，無一騎馬者也，事隨時變，亦其一也。（客座贅語）

外臣張蓋，京朝官張扇，自一品至四品大小卿皆用貼金黑扇，次翰林六科部黑扇，又次六科左右散秩，十三道御史，六部屬及中行評博等，黃油扇，扇之等三焉。外臣乘轎，京朝三品大臣乘轎，自四品卿寺翰林六科以至御史部屬乘馬，然四品京堂乘馬，而祭酒班小九卿之列自順城街乾石橋以南，造朝堂乘馬，以北進國學乘轎。（舊京遺事）

京朝官三品已上，在京乘四人肩輿，輿前藤棍，雙引喝道。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，止乘二人肩輿，單引不喝道。宋人喝道皆云「某官來」，以便行人迴避。明代閣臣入直，呵殿至聞禁中，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即止，凡八座皆然，行人亦無迴避者矣。（居易錄談）

查浦輯聞載：國初諸大臣，乘輿呵護，雙藤擁扇。丙戌戒輿藤，惟擁扇。丁亥禁扇，昔燭籠題銜。壬辰冬，聽乘輿呵殿，藤扇俱如故。近時大臣，雖乘輿設雙藤，然不擁扇，至各部曹成乘騾車，並無掌扇燭籠筭輿矣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一雙蔗棍轎前催，曲巷迴過喊若雷，更有雙鞭前叱咤，威風颯起滿城灰。」（見文武各官條）

昔正陽門專許輿入，車不准行，時京官無一乘車云。（藤陰雜記）

今京師乘轎者，惟王公及宰相尙書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轎又名轎子，有四人抬，八人抬之分，十年前多有之，近日除喜轎外，旅行用轎，殆已絕跡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今兩京教坊諸妓家，門多設半扉，其上截釣起，或時歌姬輩立於內，露半身以窺客。（野獲編）

地窖，燕都雖有之，不及秦晉之多，蓋人家顯以當蓄室矣。其地燥，故不腐，其土堅，故不崩，自齊以南，不能爲也。

南北異宜，兔毫入北地，一經霜風即脆，故長安多用水筆，然不過宜於備胥輩耳。（以上五雜俎）

今京師以湖州李玉田所製最著名，十餘年來，凡翰林考差，庶常散館，貢士殿試，必用李製兔穎筆，其餘則通行水筆，仍用鼯尾毫製之，名曰狼毫。

藝文類聚引廣志云：「黃鼠善走，今俗呼稱黃鼠狼，順天人呼之黃鼯，好食人雞，捕取之，以其尾毛爲筆也。」按今所謂狼毫者是。（以上光緒順天府志）

塗壁以麻搗土，當時遂謂「塗壁麻」，謂「麻搗」。今京師坊壁，亦以毛細剉和石灰泥中，號曰「麻刀」，刀搗之訛也。（長安客話）

塗壁須以麻搗上，京師人截舊麻索爲之，謂之麻搗。（京師偶記）

京師有摺疊臥褥，形如圍屏，展之盈丈，收之僅二尺許，厚三四寸，以錦爲之，中實以燈心，最雅。其椅榻等褥，皆用古錦爲之，錦旣敝，可以裝潢卷冊。（長物志）

北京諸處，多出石炭，俗稱爲「水和炭」，可和水而燒也。（戒庵漫筆）

西山產煤，每日駝馱入城賣之。（燕都雜詠註）

都門雜詠煤球云：「新興煤舖賣煤球，爐上全無火燄頭，可恨賣煤人作偽，爐灰黃土一齊收。」（同治都門紀略）石炭，卽煤，按今有生煤煤末之分，生煤如石，鑿成小塊，極賴然煤末和黃土搖成煤球，然之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吳養原詠煤毬詩：「北地苦凜冽，西山富孕育，程材火發石，爭功燧鑽木。炊爨飫城市，剝剔厄岡麓。綱運鴉尾銜，囊壓駝背疲。談斤塊輪囷，碾屑杵敲朴。雜以土盈畚，調之水滿斛。糜爛肉作醬，劑和米成粥。塗附萋搖搖，滌拾何僕僕。驪龍珠走盤，蛙蜩丸推轂。搏土懷上古，打鑿異南服。經或簸或蹂，記而沃而盪。不模不範成，相摩相盪熟。旣堅雅奏周，爲圓乾畫處。鼎丹鍊師藥，弓彈孝子竹。楚市宜僚弄，漢京韓嫣逐。丸泥秦關雄，炭團宋臣獨。利用超樵蘇，錫名假蹴踘。拂拭百骸黝，爬羅十指禿。列肆崇墉堆，布地廣場築。不畏元規汗，所賴趙衰暴。蓮掌箕舌勞，累卵檐頭簇。價高利倍三，

扇

春回律吹六。簷染崑崙膚，竈填洛姬服。茶鎗火乃文，酒座衣且燠。棄灰苛法除，懷核貧兒黷。解凍嬉印烘，御冬侈我蓄。尚元揚子經，守黑老氏谷。疇懲近墨敗，紛矜就燥速。中熱詎抱貞，外員益滋惡。卽茲感物理，一爐煖宵讀。」（四朝詩史）

撤扇，其制用木柄，長尺餘，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，用藍絹糊棹，兩面皆撤大塊金箔，放則遮日，收則入囊，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，皆於宮中夏日用之，只是取陰，不能取風，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，長可二三尺，上闊下窄。

（酌中志）

二十年來，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，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，繼又尚青陽扇，武林各色夾紗扇，未幾，廢而不行，獨尚曹氏靴扇，深陽歌扇，一時風會，雖小物亦然，殆不可曉也。（香祖筆記）

豐潤縣所製聚頭扇，凡常行油紙面，遍滿市肆。其佳者糊以高勾麗鏡面楮，繪畫人物，五綵絢爛。扇邊竹骨，亦嵌以象牙琺瑯，然極庸俗，每柄取值數金，時人尚之，殊不可解。

二十年來，士大夫皆尚黑柿漆扇，乳金字畫，近則復古用白紙，然尚未行純金面。（以上水曹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人人相見遞煙壺，手內須拈草子珠，扇上若無鴉片鬼，此公缺典定糊塗。」（近時鴉片癮者極多，好戒，然竟有執此扇而吸此煙者，此扇直實銀十二兩一把，大抵隨事增華，故競皆有此以爲榮。）（見時尙門）

冬水堅凍，一人挽木小兜，驅如衢，曰冰牀，雪後集十餘牀，鱸分尊合，月在雪，雪在冰，西湖春，秦淮夏，洞庭秋，東南人自謝未曾有也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白胤謙冰車行：「長安歲晏車闌闊，九門道路咽不前，正陽橋柱早爲折，半載耗動水衡錢。橋下長流玉溝水，往日女牆今徧圮，罟師征逐衆魚盡，岸上行人嗟未已。罟粟百丈結層冰，就中忽覩驅車人，搖搖繹繹往來速，琉璃汗漫絕纖塵，髣髴乘槎銀漢中，三里四里瑩潔同。未覺背間生毛羽，翹翹耳後聞天風，如此臨淵且無怖，兒童赤腳歡相驚。乘興寧須籃作輿，騎驢不數山陰路。天子有道重四郊，守國何必事墮壕。追鋒接軫美遊敖，冰泮還應著小船。」（東谷集）

凌牀，今京師在處有之，一人挽行，滑如帆駛。開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牀，攜都監酒具，鋪氈氍其上，轟飲冰凌中，亦足樂也。（倚晴閣雜抄）

京師臘月河冰結時，水面多設冰牀，往來絡繹，以供行客，其捷如飛，較之坐騎乘車，遠勝多矣。（陳檢討集）

沈存中云：「信安滄景之間，冬月作小坐牀，冰上拽之，謂之「凌冰牀」，今京師尙有此制，名「凌車」，其來遠矣。（居易錄談）

清宗室文昭京師竹枝詞：「城下長河凍已堅，冰牀仍著纜繩牽，渾如倒拽飛鳶去，穩便江南鴨嘴船。」（紫幢軒集）

東西二濠，冬月冰結，設木榻渡人，謂之「冰牀」，牀上可坐數人，一人挽之，疾於車馬，有好事者，聯屬數牀，置酒其上，東西往來，如泛銀湖，又如晶宮，亦一韻事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蔣士銓京師樂府詞冰牀云：「九門一夜頗黎合，玉帶彎環抱城脚，冰牀出碾輕綃痕，舟無檣櫓車無輪，箱中坐客苦偏仄，放溜飛馳收不得，如蛇赴壑箭出弦，不利偏頗宜正直，止水可涉冰才能，無足而來牀氣力，未煩杯渡鴨頭波，已覺身遊水精域，陸行鬪捷車苦濕，共鼓貨狄那得知，輿夫莫漫耽耽視，且看東風解凍時。」（忠雅堂集）

冰床，形類矮炕，趺坐頗適，炕足微裹以鐵，一人曳之，其行如飛。太液池金鯨玉竦等處皆有之，然惟部曹辦事人員，方得乘坐，至於外城護城河中，更可附搭，其價頗廉，可省賃車稅馬之費也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東便門至西便門，三冬凍合，設拖床坐人，比車較省。（藤陰雜記）

清宣宗冰床詩：「太液凍初堅，冰牀勝畫船，隨風疑解纜，趺坐儼乘仙。鏡面頻回復，湖心任引牽，澄清真可鑑，致遠達前川。」又：「形擬匡牀用代舟，相呼也泊大隄頭，粼粼素彩波心映，軋軋寒光眼底浮，行處晶瑩塵不到，牽來迅疾迹難留，更宜雪後游前浦，洞澈平鋪凍欲流。」（養正書屋全集）

江鄰幾雜志云：「雄霸間塘泊，冬月載蒲葦，皆用凌牀，雖官員亦乘之。」香祖筆記十引此而云：「今京師之俗猶然，謂之冰車。」按今京師不謂冰車，謂之「冰牀」，亦曰「拖牀」，言以一人牽之，拖曳而行也。（曝書堂筆錄）

彭蘊章，幽州土風吟拽冰牀云：「拽冰牀，城濠下，疾如帆，駛如馬。朱軒繡轂黃塵中，凌牀十里生清風，冷冷踏遍白玉宮。白玉宮，芒鞋路，幾日東風吹煙霧，提壺挈榼公無渡。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光緒都門紀略冰床詩：「十月冰床遍九城，遊人曳去一毛輕，風和日暖時端坐，疑在琉璃世界行。」（見市隱門）

冰床，按用小木板床，以鐵包其足底，一人以繩挽，行冰上，其捷如飛，每屆嚴冬，往來絡繹焉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冬至以後，水澤腹堅，則十刹海護城河二閘等處，皆有冰床，一人拖之，其行甚速，長約五尺，寬約三尺，以木爲之，

脚有鐵條，可坐三四人，雪晴日暖之際，如行玉壺中，亦快事也。至立春以後則不可乘，乘則甚危，有陷入冰窟者，而拖者逃矣。近日王大臣之有恩命者，亦准於西苑門內乘坐拖牀，牀甚華美，上有六，如車篷，可避風雪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冰車，俗名拖牀，一名凌牀，又名托牀，俗呼冰排子，其形方而長，如牀，可容三四人，高僅半尺餘，上鋪草簾，底嵌鐵條，取其滑而利行也。人坐其上，一人支篙撐之，捷於飛騎，京師天津皆有之。撐者例備皮襖一襲，無客則自衣以禦寒，有客則奉客鋪墊，隨地雇坐，價甚廉。（清神類鈔）

時尙新談坐冰牀詩：「鑿冰冲冲一之日，並坐□牀人促膝，城河如玉冰上行，行人晏息往來急。」

申涵光燕京卽事詩：「移來內市旁松寮，呵殿聲回散早朝，拚得金錢矜意氣，素磁爭認舊哥密。」（聽山集）

古磁器

近京師宴客，器皿精緻，不獨外省所未見，卽京師向亦未之有也。器之由來，多出於內府。嘉慶十□年，磁器庫以庫貯充斥，請發出變價，□□年再發一次。於是，舊磁悉出，間有明代者。其式樣之工，顏色之鮮，質地之美，往時外人偶得具，必將珍爲古玩。今乃爲酒席之用，每一庖人且備至十數席，古云：「美食不如美器，」官哥、定、汝，何以加茲？（竹葉

亭雜記）

琉璃器

琉璃廠原爲燒殿瓦之用，瓦有黃碧二種，明代各廠，俱有內官司之，如殿瓦之外，所製一曰「魚瓶」貯紅魚雜翠藻於中；一曰「琉璃片」以五色渲染人物花草，鍊成嵌入窗戶；一曰「葫蘆」小者寸許，大或至徑尺，其色紫者居多；一曰「響葫蘆」小兒口銜，噓吹成聲，俗名「倒掖氣」；一曰「鐵馬」懸之簷，以受風戛者也。（倚晴閣雜抄）

王鴻緒燕京雜詠：「官廠玲瓏百物奇，琢成冰玉競春嬉；豪家買得琉璃扇，珍重風前付雪兒。」（橫雲山人集）

官京師者，入署視事，退則人自爲廬，或僦居民舍，其力不給，則旅食於荒祠客館，以庶幾無風雨憂。（愚山先生文集）

（續）

京師米燈，用鐵線摺成山水人物花草，襯以細絹，粘貼其上，加以渲染，幅幅如舊人畫，近日丹陽料絲燈，仿宋元畫冊，愈覺雅艷。（城北集詩註）

鼻煙壺

呂宋國所產煙草，本名「淡巴菘」又名「金絲薰」，余既詳之前卷，近京師又有製爲鼻煙者，云可明目，尤有避疫之功。以玻璃爲瓶貯之，瓶之形象種種不一，顏色亦具紅、紫、黃、白、黑、綠諸色，白如水晶，紅如火齊，極可愛玩。以象齒爲匙，就鼻嗅之，還納於瓶，皆內府置造，民間亦或仿而爲之，終不及。（居易錄談）

都門竹枝詞：「宣德青花郎壽紅，成器五彩最精工，方圓大小誇新樣，世事於今不尙同。」

又「燒料煙壺運氣通，水晶瑪瑙命何窮？地須藕粉雕工好，纔是當年老套紅。」（以上見服用門）

鼻煙之來，始於滿人入關，雍乾以後始大發明，踵事增華，匠詭野石之鼻，人參一指之禪。於是，有薰煙，有洋煙，其味之等級，可別酸、羶、糊、豆、甜、五種。其貯煙之壺，有辛家皮料，及古月軒。其花樣大半屬陶器，有「五霸彈」者，繪雄雞五，作相關狀。聞另有名「蠅蠟白菜」者，振羽若鳴，拈鬚欲躍。後有匠心獨運者，以水晶爲壺，用象牙爲杖，反面作各種圖繪，亦有書作清語及漢字古文者，筆墨所施，盡其精妙。又有所謂「曼殊鉢鉢」亦名「鞭子鉢鉢」，如西洋之糕點。其發明之後，亦與鼻煙同時，故以上兩肆，能互相爲用之妙，亦有設於花肆中者，則取茉莉諸花點食，皆是麵

質，雜以牛乳和糖，及雞蛋爲之，歲時餽送，宮寢薦新，幾若必備之品。近則狐裘臺笠，京國重來，此類諸肆，閉歇已久，不勝今昔之感矣。（東華瑣錄）

湯斌長安春日行有云：「京都自昔稱佳麗，城中半是王侯第；峻閣重樓夾道懸，雲房霧宇相虧蔽。」（潛菴先生遺稿）

順治末，社事甚盛，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，往來投刺，無不稱「社盟」者，後楊給事自西（建）疏言之，部議有禁，遂止不行。二十年來，京師通調，無不用「年家眷」三字，即醫卜星相亦然，有無名子戲爲口號曰：「也不論醫官道官，也不論兩廣四川，但通名一概年家眷，」亦可一笑也。（分甘餘話）

前明門狀名紙，皆用白者，通籍後遇元旦賀壽用紅，位尊則平時皆用紅矣。今時人初入汴尚用白束，過此全然用紅，而山人布衣墨客，恬然用之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京城拜客，用三寸紅紙，揚木刻姓名，而備載住宅街巷於紙背，以便關人登記門簿，名曰「小片子。」惟翰林諸公謁前輩，概用白帖子，其餘師生衙門，前後輩衙門，俱用紅紙大片子，以代全柬。（京塵雜錄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大字職名筆畫工，門前投遞紙鮮紅，都鐫拜客無他用，關節曾防暗裏通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光宣間，名刺之式不一，或紅紙，或西式白紙均可。名片之背，則書名號與住址，西式名片之左角，則書職業，女子亦然，惟已嫁者輒增夫家姓氏，男子有承重喪，或父母喪者，則於白紙名片之四周，以二三分黑色爲緣，或即沿用舊式，於姓之左角書制字，期服以外之喪，僅於姓之左角書期字，餘類推，女子亦然，若攜有介紹書者，於接見時而投。

新進士既點庶吉士，謁客名刺，非常偉大，較普通所用者約加一倍，而所印姓名，恰如其紙之大小，四圍不使留隙，蓋體制然也，既散館，卽不復爾。（以上清稗類鈔）

京師煤車，一馬前導，一騾駕轆，兩馬左右騃盛。（在園雜志）

馮脫
駱駝

北人殺小牛，自脊上開一孔，挖去骨肉，外皮皆完，揉軟，以盛渾酪酒漿，謂之「渾脫」。
北人呼駱駝爲肉屏，沙漠雪盛，用兩駱駝，架斷梗其上，覆之以氈，終夜不動，暖勝肉屏也。（以上京師備記）

余煌運煤駝詩云：「替戾岡，劬充營，腫背馬行鈴聲長；或十或五聯作行，背上網載高於牆。駝能辨風色，駝能識泉脈，不用駝智用駝力，城中千煙復萬煙，仗爾西山運煤石，長才短馭良可惜！駝乎駝乎爾何不送木蘭還故鄉？勞筋苦骨長安陌。」（京師新樂府）

都門雜詠煤駝云：「攔車遮路走成行，五六相連一串長，辱罵街頭能忍耐，彰儀門外狠如狼。」（同治都門紀略）
吾人觀駱駝，頸懸鈴，丁丁當當，遊行於北京城內，實不能無北京向在原始時代之感。（北京繁昌記）

駱駝：北平運輸煤炭，及粗笨貨類，均以駱駝馱之，集隊轉運，行人苦之，前警察廳曾有取締辦法，規定以三頭爲一隊，並不得隊隊相連，亦注意交通之一道也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冰蓋

京師舊賣冰者，以二銅盞疊之作響，以爲號，故謂之「冰盞」。今賣果食亦用冰盞，失其旨矣。

窗

燕地風沙，無微不入，人家窗牖，多糊紙以障之，冬日又防寒氣內侵，或易以高麗紙，至夏日，又於窗紙去其二，裱以疏布，使其除暑納涼也，布外仍繫以紙，有風沙則舒之，無則卷之。

燕齊之室，瓦上無窗以透光者，如室南向，則於南北牆俱作牖，牖去地僅二尺餘，臥室土炕，卽作於牖下，牖與炕相去無咫尺。（以上燕京雜記）

油牖明亮，甚於蠶殼，光潔絕似玻璃，惜乎質脆，然價甚廉，產於西山石洞中，蓋白石耳，逐層鏟出，便較薄如紙，僅三寸，不能得寬廣者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都門雜詠玻璃云：「畫堂春坐日遲遲，富貴人家得自宜，不待揭簾知客至，疎窗嵌得是玻璃。」（道光都門紀略）
京師房舍，牆壁窗牖，俱以白紙裱之，屋之上以高粱秸爲架，藉倒繫於桁桷，以紙糊其下，謂之頂棚。不善裱者，輒

頂棚

有繡紋。京師裱糊匠甚屬巧妙，平直光滑，仰視如板壁橫懸，或間以別紙點綴，爲丹楹刻桷狀，真如油之漆之者然。又有琉璃紙，俗謂之光明紙，用以糊窗，自內視外則明，自外視內則暗，歐陽元功漁家傲詞所謂「花戶油窗通曉旭」者此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京師人家不敬字紙。蓋北地無樓，屋中承塵，及間隔房室，皆用葦藉縛成方格，而表紙於外，以爲觀瞻。然葦藉不受麵糊，又必先以殘廢字紙，逐條裹束，後以白紙蒙之，始熨貼牢著。未幾破壞，又須另爲，則悉棄舊者於糞壤中，一歲不知凡幾也。（寒夜叢談）

取燈

京師人壁葦麻梗爲小片，塗硫黃於其末，呼之曰「取燈」。（茶餘客話）

市中所貨「取燈兒」，卽古稱引光奴也，剗薄木片，蘸以硫磺，得火便然，殊多利便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光緒都門紀略洋取燈詩：「織纖寸木藥硝黏，引得燈光勝火鐮，莫怪焮奴誇利用，緣他工省價還廉。」（見時尙門）

一歲貨聲：「換取燈兒來，換肥角子。」註云：「舊用小葦稿，劈五寸許，四半，蘸硝，謂之「取燈」，以易著得燃燈也。或云用葦果藉，近用洋火柴，則云「換洋取燈兒。」」（見商販條）

蘋果色

北人染絹與紙，有蘋果色，裝潢畫軸，頗佳。（食味雜詠註）

散紙

國子監彝倫堂前古松，相傳是元許衡手植，諸生做紙，每季例送光祿寺作麵袋。

前明京官皆不用傘，惟入幃考試官，及狀元歸第，方得用之。國朝京官卽部屬康熙年間尙乘肩輿，輿前有掌扇，雍正初，多乘驢車，而扇亦不用，今騾車有極華者，而扇卻未覆。（以上水曹清暇錄）

騾車

都門竹枝詞：「一路車聲似水流，雙鞭飛去不停留，山西脚子檳榔桿，川馬騎來小粉頭。」（見服用門）

今京師人以騾車爲貴，至於驢馬所駕，謂之羊車，並行街衢，避由狹路，不容同軌。（鹽俗文）

京官向乘肩輿，杜紫綸（詔）始乘驢車，嗣後漸有騾車，余已卯入都，見京官騾車多而驢車少，然幃幔樸素，且少開旁門者，今則無不旁門，而布幃漸少。（藤陰雜記）

余以乾隆末遊京師，聞長老言，三十年前，官長只乘馬車，今皆用羸，雖優兒亦坐大鞍車矣。（曠書堂筆錄）

國初京城前三門，爲新修石路，不許行車，京朝官並坐轎，今惟一二三品大員乘轎，四品惟順天府丞得乘三人轎，下此皆乘車矣。乾隆初年，尙以騾車爲市僧代步，京官尙乘驢車，大約如六朝人貴輿車之意。今日內城間有佳驢車，外間驢車，直是寒乞相，惟以騾車爲通用，但官車用大鞍，市車用小鞍，以是爲差別爾。嘉慶年官車率用氈帷，飛簷後檔。道光年大半從儉，坐布帷，圓篷，四六檔車，而引馬則多於往日，此亦一時風氣也。（京墨雜錄）

京城騾車，近多踵事增華，卽買賣車之站口跑海者，裏幃亦有綉綾，窗亦有玻璃矣。（市中製車供人僱用曰買賣車，終日置衙衙口，得價方行曰站口，東西奔走）（竹葉亭雜記）

方朔騾車行有云：「箱二尺闊三尺高，輪雙轅兩八尺交，上覆圓幕前簾飄，後餘一尺爲空梢，檐外蓮莖竹對挑，高承青幃陽不驕，轅木左右檀梨雕，木俱施漆輪塗膏，駕以長騾殊肥臚，短凳移地招足跳，一躍而上盤跌牢，輿夫頤指鞭不搖，騾會人意先能跑，雙輪響作空中邀，不問長埠與低坳，最可畏懼石嶮嶢，一或突遇雷火敲，火生石上爲劫燒，灰塵飛合俱相滑，亦畏大雨成泥滂，車裏轍內如絮包，縱然人畜騰蹕鼻，溝溢恐至水沒腰，富者帷幔氈與綃，貧者以布還零凋，大鞍雖然視貴豪，難得朱輪生尾尻，窗紗紕縵玻璃膠，遠近相視通纖毫，花枝靚面便疾超，有呼小宋馳已遙，大好飲水同一槽，柳枝交拂如共巢，執鞭閒能奏聲謠，道遠差堪解無聊，可惡強將弱者撓，故以穀擊尋喧嘈，自置器具不辭勞，雇者值多還相嘲，我性南北雖俱調，摧殘震動常嫌囂。」（金瓶游學草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世家舉動有威儀，小女車邊亞髻垂，街市繁華俱到眼，周圍五扇大玻璃。」（見閨閣門）

光緒都門紀略做閩詩：「山西脚子大鞍車，衣服時新麗且奢，僱賃得來誰又識，居然充是富豪家。」（見時尙門）

相傳王漁洋戲贈南海程駕部可則詩，有「行到前門門未啓，轎中安坐吃檳榔」之句，時正陽門五更啓鑰，專許轎入，京官無坐車者也。藤陰雜記稱：「京官向乘肩輿，杜紫綸始乘驢車，嗣後漸有騾車，然幃幔樸素，且少開旁門者，今則無不旁門」云云。按戴蔽塲官京朝，在乾隆嘉慶間，是易轎爲車之會也。余昔聞之老輩云：「道光初年，京官又復坐轎，卽坐車無不後檔。」（凡輪在車後者曰後檔，取其顯駁稍輕，乘坐安適。）自余同治甲子入京，所見凡京堂三品以下，無乘轎者，凡王公助戚以外，無乘後檔旁門車者，士大夫不諳儀節，幾謂國家定例則然，其實轎貴車廉，而後檔旁門，亦非老馬孱驪所能勝任也。近二三年，京曹日窘，尋常部院官出，無車馬者什九，殊不足以自別於齊民，而堂堂樞相，且日策騾車入陳華門內，則公孫宏之故智矣。（那溥紀聞）

今京師騾車，有大鞍兒小鞍兒之分。小鞍車隨處可雇，或謂之買賣車。惟五品以上，幃底用紅色作緣，呼爲紅綠兒車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數十年來，京朝官皆乘騾車矣。驢車低小，或聊一代步，馬車則竟絕。至旁開門後檔車，道光年間三品以上大員皆乘之，光緒丙戌，余送孫兒陞雲入都會試，此車竟不復見，不及百年，京城車制之異如此。（茶香室叢鈔）

舊制，王貝勒以下，年未六十，未免騎射者，皆須騎馬，漢大臣雖准坐轎，惟都城廣大，署宅相去輒遠，北人不任肩負，必蓄輿夫兩班，以大板車隨後，載易班之夫，跟僕復須乘騾，非數千金不能蓄轎，故皆乘車。其車圍下端，飾以紅呢，廣約一尺，謂之紅墮呢，則與轎之用綠呢者等。小臣惟有書房差之翰林，及軍機京章，乃得用之，所以別等威也。王公多乘後檔車，輪在車後，行不傾頗，福晉皆朱輪紫韁。郎曹入署，舊皆乘大安車，其制較寬，後多步行。予通籍後，仍有旨禁徒步入署，然不能行，卽蓄車亦未有能備大安者，載車用騾，惟老公（內監）用馬，市中車有用馬者，皆不雇，馬路成，王公達官皆乘洋馬車，無貴賤之別矣。（燕窩隨筆）

北平俗曲祿壽堂云：「那輛車價值殼四合房，外圍子洋靛場，繡沿倭緞，裏衣子，弓棚子，一色戮紗花樣輝煌，鏡